

朱 鸢 · 鼓 童 · 刺 身

——佐渡岛访问记

刘德有

作为全球巡演的一环,由日本著名歌舞伎男旦表演艺术家坂东玉三郎执导的“鼓童”表演团,将于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前来北京,演出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太鼓”节目。这一消息,使我不由想起几年前的一次日本之旅。

那是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我访问了濒临日本海的新潟县,出席在新潟市举行的中日韩文化交流论坛第九次会议。

十四日下午到达新潟市后,我们下榻ANA(全日空航空公司)皇冠广场新潟酒店,当晚出席了新潟县知事泉田裕彦、新潟市市长篠田昭主办的晚宴。由于前一年七月,我曾出席过新潟各界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举办的研讨会,所以,与泉田知事等人是老相识。相隔一年老友重逢,显得格外友好和亲切,泉田知事边握手边说:“我代表全体县民表示欢迎。”

十五日上午,论坛的全会在ANA皇冠广场新潟饭店二层“芙蓉之间”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地域文化的振兴与文化交流的加强”。日方首席代表小仓和夫首先致辞,他就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新潟举办的“大地国际艺术节”以及新潟地方文化的特点做了说明和介绍。

在会上我代表中方发言,强调:“中日韩文化交流,要有洞悉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长远眼光,要有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和坚定不移的友好信念。越是在智与国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重视和维护大局,着眼长远,大力加强文化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努力扩大积极面,缩小消极面,以正压邪,加强在全球文化事务中的良性互动,继续发挥积极健康的正能量。”在会上,我还简要地介绍了中国的地方文化交流情况。

日方代表官田亮平在发言时,一上来就说二〇一二年我们曾在中国无锡开过会,今天我带来了那次会上刘德有先生的老伴当场画的素描(当时官田亮平也画了一张,与我老伴交换过作品)。说罢,他把当时画的素描展示出来,说说这幅画的右下方还有刘德有先生题的一首汉俳:春风风大湖,伫桥观赏樱花雨,瓶酒罄无余。嗜酒的官田先生好像对末一句特别感兴趣,说:“这是最重要的一句。”

这位东京艺术大学校长(现任日本政府文化厅长官),点子颇多,常常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些举动来。他携带那幅画出席这次会议,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也许他觉得我还

会像上次一样,带老伴出席新潟会议,但由于这次没带,也许使他感到有点失望,而我也感到有些遗憾。

会后,当天下午,我们乘坐超快速喷水翼船,航行一小时便到达了新潟市对岸的佐渡岛两津港。

我曾多次访问过新潟市,但一直没有机会去近在咫尺的佐渡岛。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久已向往的佐渡岛的土地。

一下船,就听到港内扩音器里播放着熟悉的乐曲旋律《佐渡装束(小调)》。当年,出生于新潟的田中角荣首相为了中日建交访问北京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宴会上,军乐队演奏的就是这首曲子。佐渡市市长甲斐元也先生亲临港口欢迎中日韩三国代表团,女青年向三国团长分别献了花。

说起佐渡岛,我最早是从江户时代被誉为俳圣的松尾芭蕉作的俳句知道的:大海波翻,银河横挂佐渡天(林林译)。

这次到佐渡来,一路上风平浪静,而且由于季节关系,夜间不可能看到银河,于是,我反其意写了一首汉俳:佐渡海无风,不见银河横夜空,岛影已朦胧。

佐渡岛距离新潟市约四十五公里,面积八百五十五平方公里,是日本第六大岛,人口只有六万多。据说明治初期曾有人口十二万。战后,特别是经济高速发展后,由于农村的“过疏化”——萧条与荒芜的加剧,人口骤减。幼时,听说佐渡岛在历史上曾是重罪犯的流放地,这一次才知道,从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到镰仓时代(1185—1333),有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人曾被流放至此。我没有想到,“能乐”的鼻祖世阿弥就曾流放在这里。难怪岛上的“能乐”舞台有三十多个(约占日本全国“能乐”舞台的三分之一)。我们还遇见了一批正在学习“能乐”的年轻人,并欣赏了他们的演出。

幼时听说的另一件事是,佐渡岛产黄金。这次来,主人安排我们参观相川金山。据介绍,一六〇一年在鹤田银山探矿时,发现了露天的金矿脉。我们看到有一座山顶塌陷形成独特奇观,好像山峰裂开一个大缝隙,这便是被称为“道游览之割户”的当年开采金矿的遗址。转到山的背面,看到山峰上一排排大大小小的洞穴,这也是采金留下的痕迹。

佐渡金山连续挖了近四百年,到一九八九年停止开采。据说十七世纪初,采金量达到高潮,产量曾为世界第一位,成为江户幕府的财政基础。如今的佐渡金山开设了观光坑

道,用各种设备和机器人采矿再现了当年采矿时的情景。可惜,由于我患腰疾弯不了腰,未能下坑。

到了佐渡岛,不能不看朱鹮。因为朱鹮如今已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本来,在佐渡岛一直栖息着许多朱鹮,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稻田里使用大量农药,使环境恶化,朱鹮吃不到它们喜爱的小青蛙、田螺等水生小动物,数量锐减,到二〇〇三年已经完全灭绝。一九九九年,中国赠送给日本一对朱鹮,从此在佐渡开始了人工繁殖,二〇〇七年朱鹮数量超过一百只,二〇〇八年进行了放飞。据介绍,目前有十五只朱鹮展翅高飞在佐渡上空。佐渡人民采用新耕作方法用或不用农药,努力创造人与鸟共生的和谐环境。这次我们专程到位于佐渡中部的朱鹮森公园和朱鹮资料展示馆、朱鹮饲养地参观。在饲养地,我们看到有几只朱鹮仁立在树上,要看朱鹮的近景,需靠望远镜。但是,当我们乘车穿过农田时,不料却看到朱鹮与鹭在收割后的稻田里一起觅食,更想不到的是,我们还亲眼目睹了放飞的四只朱鹮展开淡雅的粉红色翅膀,从稻田飞起的优美姿态。日本朋友说,平时很难看到朱鹮飞翔,你们太幸运了。

当晚,佐渡市长甲斐先生在我们下榻的日式旅馆——八幡馆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我们。宴会开始前,安排客人们欣赏了前述闻名遐迩的“鼓童”演奏——一男一女身着民族服装表演击鼓。二人击鼓表演毕,由男演员独自击鼓。舞台中央摆放了一个巨型太鼓。男演员裸露上身,举槌击鼓,声响之大,令人震撼。鼓点时弱时强,时徐时疾,节奏优美,我认为,那不仅仅是单纯的节奏感,那鼓点分明是灵魂的呼唤,演员击的是鼓,但被打动的却是我心灵、观众的心灵。

为什么取名“鼓童”呢?原来,“鼓童(kodoo)”的发音,与胎儿的心率“鼓动”同音,象征着活力与青春,也意味着这一击鼓的艺术要从小培养。“鼓童”,是用日本乐器“太鼓”发子银山探矿时,发现了露天的金矿脉。我们看到有一座山顶塌陷形成独特奇观,好像山峰裂开一个大缝隙,这便是被称为“道游览之割户”的当年开采金矿的遗址。转到山的背面,看到山峰上一排排大大小小的洞穴,这也是采金留下的痕迹。

我发现佐渡市很重视地方文化和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是“太鼓”或“能乐”,都注意在年轻人中

间培养接班人,注重保护、传承和推广、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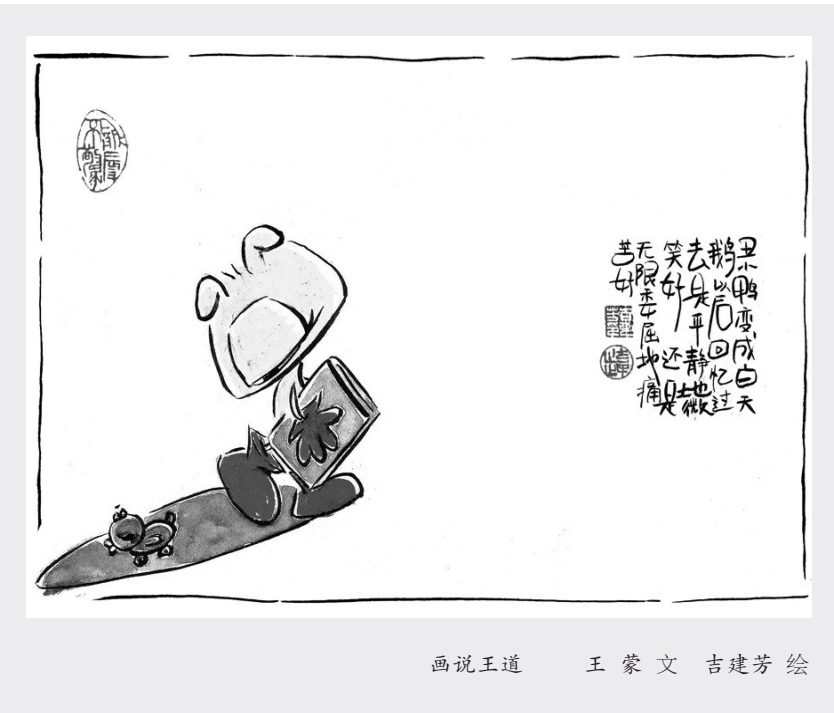
访问期间,我做了一首汉俳:鼓点响咚咚,鼓艺传承赖“鼓童”,鼓魂情互通。

那天晚上在八幡馆举行的宴会,别说是多丰盛了。几十年来,我出席过无数次日本人主办的宴会,这真是少有的一次,不仅海产品种类多,而且都是刚从海中打上来的,特别新鲜。一进会场,看到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和点心、主食,有:拼盘、“桶装刺身——各种生鱼片、龙虾”、佐渡产黑猪肉蔬菜陶瓷板烧、佐渡赤泊产新鲜红蟹、烧烤鲍鱼、什锦海鲜奶汁烤菜、佐渡产海鲜手握寿司、松茸海鲷上瓶烧、佐渡八幡羊汤、佐渡产酱菜、速度越光米海藻盖浇饭、佐渡产柿子冰冻果子露、佐渡小木产艾草大福饼等,真是应有尽有。不仅如此,主人还在门两旁,放了每只足有一米五长的两只小舟,舟中全是各种鱼类的刺身,随便取用。一位日本朋友说:“中国有‘满汉全席’,今晚的盛宴简直是‘佐渡全席’!”我们还应当感谢制作这些美味佳肴的厨师。我看了一下菜单,上面印有“主厨小林大助制作”字样。我们要感谢这位小林先生,尽管我们没能见面。

在离开佐渡岛时,主人安排了一个介绍当地乡土文化的交流会。演出的节目有“鬼太鼓”“能乐”和小学生的合唱。三年前在日本奈良开会时,官田亮平先生就提议,能否创作一首孩子们能唱的歌曲在中日韩三国儿童中间推广。去年在无锡开会时,官田先生又一次谈了这个想法。他回到日本后请作曲家梦枕獋写歌词,歌词写好后,由松下功谱曲。这次由相川小学的学生演唱的就是这首歌曲,歌名叫《我就是未来》,曲调明快,容易上口,歌词反映了孩子们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当场有几位日本记者采访,我即席讲了几句感想:“日本小朋友有梦想,韩国小朋友有梦想,中国小朋友有梦想。尽管各自的梦想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要争取实现人类的幸福、世界的和平。让三国小朋友与全世界的小朋友携起手来,为实现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在结束访日的前一天晚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新潟的大桥屋举行宴会欢送中韩代表团。席上,小仓和夫写了一首俳句:乘船越海赴佐渡,带回心灵上礼物。

我取其意,和了一首汉俳:乘风越重洋,佐渡人情深似海,美意赛长江。



画说王道 王 蒙 文 吉建芳 绘

经不像刚开始那样,一行动,腕就发软,可蚂蚁们还是不见减少,依旧是床上、桌上、地上乱窜,一见到蚂蚁我就手按脚踩,绝不放过。

可眼前这只小黄蚂蚁已让我盯得眼睛发酸,还是没有下手的机会,中间有几次看它爬出缝隙,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它发飙,但每次手一抬起来,又看到它在爬。有一次我真的按住了它,可一松手,它又挣扎着继续往前爬了起来,而且爬得还很快。

茶几上有什么呢?我看了看棕色木茶几,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养着几棵竹子,还有喝茶的茶杯茶壶,又没有你们的食物,你上这儿来干嘛呢?在厨房待着多好,有吃有喝,干吗要满房间串呢?你们若老老实实地待在厨房怎么又会惹来杀身之祸呢?

我知道蚂蚁的爬行是有路线的,

白蛇传传说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江苏镇江是其重要的发源地和民俗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其源流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蛇崇拜。

蛇是一种爬行动物,在自然界堪称强者,能水陆两栖,预兆天气,我国民谚有“燕子低飞蛇盘道,大雨不久就来到”之说。在陆地它很凶悍,其攻击性让人畏惧,加之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及之身軀、头部等形状,即被先民作为生殖的图腾物;而在水中,相传又是水的支配者和管理者,在农耕社会也就特别受人崇拜。因而在白蛇传传说中,白娘子能够调遣长江之水和各路虾兵蟹将等水族“水漫金山寺”,也合乎情理了。

镇江地处吴头楚尾,当地先民自古就在宁镇山脉一带生息繁衍。殷商以前,这里的原始居民荆蛮族就有“断发文身”的习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像蛇的花纹一样,可以得到像蛇这样的崇拜物的保护。因而,早在初唐时,镇江就萌芽了金山寺和尚降伏白蛇的原始传说,距今有一千多年历史,它也为白蛇传传说在镇江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沃土。

该传说讲述了美丽的白蛇为报答许仙救命之恩,在四川峨眉山历经千年修炼,幻为人形,下凡与之结为夫妻的故事。为和许仙相遇,白娘子在杭州西湖施计借伞;为救夫君性命,白娘子从镇江飞越昆仑山勇盗仙草;为夫妻团聚,又在镇江水漫金山。为了爱情,白娘子九死一生,其情其景,感人肺腑。

白蛇传传说基本成形于南宋,至迟到元代已被文人编成杂剧和话本,明代著名剧作家冯梦龙编纂的拟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该传说最早的也是较为完整的文本。而冯梦龙曾在丹徒县(镇江市)做过儒学训导和教谕,这使他有机会熟悉和了解镇江的自然环境、地域特征和相关的民间传说。在他笔下,镇江在宋代的真实地名和景观,如针子桥、五条巷、镇江渡口马头、金山寺等都被他编进了话本之中。

到了清代,该传说又有进一步拓展,出现了“水斗”情节,其“水漫金山”一时家喻户晓,风靡神州。故事中白娘子与许仙的矛盾,也转换为白娘子与法海之间的斗争,这类故事典型的文本记录,出现在乾隆年间方成培的昆剧《雷峰塔传奇》中。

新中国成立后,白蛇传传说又有了新的理想结局——“轰塔团圆”。这是人民大众的一个愿望,典型的文本记录出现在田汉的京剧《白蛇传》中。此后的白蛇传传说继续发展延伸,无论是讲唱、影视或小说创作等,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编创的。

不可否认,白蛇传传说是我国民间口头文学史上珍贵的活化石,是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传说之一,其故事在我国各民族三百多个戏曲艺术剧种,以及在影视、连环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中都有普遍反映,其中的生活性情节“保和堂施药”、转折性情节“端午惊变”、高潮性情节“水漫金山”等都发生在镇江,均让镇江名扬天下,其中的“水漫金山”一词,由于人所共知而

罗戎平

白蛇传说之镇江渊源

转化为一句口头俗语,被收进了我国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中。故事里的金山寺、白龙洞、法海洞等既成为镇江旅游文化中重要的风物遗迹,也是大众百姓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同时,该传说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类似的故事还出现在印度的舞剧、越南的潮剧、日本的电影、朝鲜的故事,乃至美国的戏剧、韩国和澳大利亚的邮票中。对于镇江本土来说,白蛇传传说还包蕴着极为丰富的乡风习俗。每逢端午佳节,镇江各剧场、书场(农村是搭台演出)都会轮番演出有关白蛇传传说的戏剧、曲艺,其中扬剧《上金山》、清曲《水漫金山》就是代表性作品。不仅如此,这里家家户户吃“十二红”、喝雄黄酒,门上插菖蒲,身上揣香包,群众有组织地开展龙舟大赛,并自发聚集在集镇,演讲和演唱与白蛇传有关的鲜活故事,而“麒麟唱”“躺草山歌”“荡湖船”等表演更是比比皆是。所有这些与白蛇传传说有关的特异民俗事项,都成了镇江白蛇传口头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要素。二〇〇六年,“白蛇传说”进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说,镇江对于白蛇传传说,或者说白蛇传传说对于镇江,都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灯下漫笔

老屋里的母亲(外一首)

左世海

似乎

只有在乡村

在乡村那些屋顶长满蒿草的老屋

才有风箱

才有忙碌在灶台的母亲

端坐在小木凳上

用伸屈自如的手臂

将单调的日子

拉得呼里呼响

灶膛里的火焰

燃烧成东升西落的太阳

让一缕缕炊烟

穿过土炕弯曲的甬道

弥漫成早晨或黄昏的云霞

老屋从来无语

一如擦着被烟呛出眼泪的母亲

习惯了沉默与坚持

只有风箱的呐喊

使麦粒跳跃出闪烁的星光

使铁锅里煮沸的粥香

陶醉着山村的一个细节

风箱呼呼生风

沙哑的歌喉

就这样

从黎明吟唱到黄昏

从春夏吟唱到秋冬

唱出了父亲的皱纹

母亲的白发

唱出了山村的风情

和我满眼的泪花

夏 夜

黄昏拉起夜的帷幕

酣睡一天的星斗

相继睁开眼睛

看满月挂成树梢的一枚果实

看鸟巢枕着月光酣然入梦

清风无力

吹不皱池间一汪激情

荷叶如伞

擎起一粒粉红的相思

望望

消失于暮色的那只蜻蜓

塘边蛙声似鼓

那些

在草丛间结伴的萤火虫

争相挑起灯笼

在燥热渐散的曲径前

四处打问

哪条路指向立秋